列傳卷第五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范曄　後漢書六十二

荀淑　子爽　孫悅
韓韶
陳寔　子紀
鍾皓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卿名況趙人也爲楚蘭陵令著書二十二篇號荀卿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當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

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禄勳杜
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侍為大將軍梁冀
所忌出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譏刺梁氏故出也莅事明理稱
為神君頃之弃官歸閉居養志産業每增輒以贍
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尚書
自表師喪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也二縣皆為立祠
有子八人儉緝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
八龍緝音昆燾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汪非專本或作敷初荀氏舊里名
西豪今許州城内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也
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穎陰令勃海苑康以

仲容叔達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
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
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於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
誄靖者二十六人頴陰令五
禎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
淑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
智昱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
除閹官貴戚子弟賓客有在二郡者檄罪必誅昱後
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
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謣音息救反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
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

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易說卦曰離爲火爲日也）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温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地）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盡謂盡其哀戚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爻辭勞謙君子有終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常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遺忘也）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事見論語致猶盡也極也）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左氏傳臧武仲之言）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

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前書翟方進爲丞相遭後母憂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制也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喪者之慰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憚難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語見易序卦也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易乾坤至離爲上經咸恒至未濟爲下經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繫辭也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女處尊位復中居順降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爲湯湯名天乙也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公羊傳曰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周爲使魯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爲主尊卑不敵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

義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繫之文也）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主之象也）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崐猶高也易艮下兌上爲艮良爲山夫象也兌爲澤妻象也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鴈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易說卦之文也）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荄音該）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儀禮士冠禮爲始士婚禮次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式法也）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喜符出地五讎咸備各以其敘矣（讎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五是來備各以其敘也）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故禮爲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白武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月百物畢生也又曰諸侯娶九女也）陽性純而能施陰

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為也是為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於是乎節宣其氣）也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為琬琰瑤臺以臨宋雨紂為傾宮解見桓帝紀也）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事見尚書無逸篇詞與此微有不同也）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戳止（適猶從也言己與身之患共於戳止也）適優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徭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蠲斯（蠲斯蚣蝑也其性不宜繭子孫振振兮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後約之禮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後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封象辭文也）春秋傳曰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器謂車服名謂爵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於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弃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遂稱爲頌

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出往往化以爲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服曰夫爲妻齊繢杖朞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注金革兵事也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後公車徵爲大將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

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
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
何顒等爲内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
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爲鑒戒者
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辯讖并它所論叙題爲
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或並知名或
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並
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
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

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尚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
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
（儒跡解見崔駰傳）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
貞吉而履虎尾焉（易履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又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王輔嗣注云履虎尾者言其危也）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楊虛黃琬也）及後
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
（老子云大直若窮大巧若拙逶迤曲也）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
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
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闔官用權士多退

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或特
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
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
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
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
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
義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
之歌之弦之舞之前賢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
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
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
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才
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
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
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肆放也
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
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
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
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尚書
舜謂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謂皐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
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躬蠶宮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向桑

以勸農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宮內有三尺此
不貫用言自足也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周給也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
乎眞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
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貴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
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
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
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愼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
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
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
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
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
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
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章明也小人之情緩則驕
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急則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
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
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晉趙
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脩之小
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內國政也言脩國政而寄軍令
隣國不知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韓子曰二柄者刑德也殺
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明賞必罰審信愼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

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
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
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
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
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
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爲無爲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
謂爲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聖降二女陶唐
之典歸姚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
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
記言右史書事（禮記曰天子朝曰于東門之外聽朝于南門之外聞門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也）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
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
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淫過也左氏傳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勠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也）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
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
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恢依左
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

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
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
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於是夏而歌之也）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
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
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
物之宜粲然顯著固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
（孫盛曰）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
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
業惠光啓乎前聖上稽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

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以
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
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
十四年卒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
太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爲坐
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贏長（贏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賊聞其賢相戒不入贏境餘縣多被寇盜
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
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

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
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
杜密荀淑等爲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
而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
僕年七十卒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
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
密縣山也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
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
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九

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
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
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
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
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
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
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辭
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
心非人也孟子曰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
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

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諒不慶克通於吾君之毋國武子知之而責後克君之事見左傳卒保其身全家爾道焉貴其體訓所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辟校尉海內先賢傳曰鄭玄當郡主簿迪之子也郡志謁者郎中漢舊儀曰舉孝陳留尚書郎侍中為定制正旦門時即應台輔遂巡王命卒歲容與皓髮孫繁丹陽建安中為司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在戲弄為羣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刺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高縣楊吏以疑寔寔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大守高倫用吏倫數書為文學掾覽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檄後書郡以高倫之名懸刺沈者也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終不從外署真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請於倫於請託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輪氏縣之亭舍故高陽縣也倫謂眾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

曹比閭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
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歸己者也寔固自引愆閭
首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
補聞喜長奇月以甚有發去官後再遷除太丘長大丘
縣屬潁川故城在今許州郾陵縣北也將德清靜百姓以安鄉縣人戶歸
附者是輒訓導聲遷客令還本司官行部司官
謂主司之官也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
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
所言若是實有冤無訟者以伸相賦
敎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
事亦連宦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
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
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
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其恥之寔乃
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又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
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
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
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
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

君子者是矣盜大驚實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
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已及善然此當
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大尉楊
賜司徒陳眆每拜公卿羣僚皆賀賜等常歎寔矣
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錮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
表隗遣人敦寔（敦勸也）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
使者曰寔父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
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縣車棲遲養老
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
赴者二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刋石立碑於

為文範先生（先賢行狀曰時軍伺進遣官屬弔祠為誌）有六子紀謚最賢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雝和後進
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
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毎哀
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
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
風俗辟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
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
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
為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間汗
隴以東商洛以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

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天子甲守在諸侯也）宜脩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嶢嶢之險也（累卵解見皇后紀嶢音一耕反）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嚴讀曰即時之郡圖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建安初表紹為太尉讓於紀

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為魏諷空（羣字長文魏志曰曹国孔融才高傲世名羣紀之間先與羣交更為紀拜田是顏名也）天下以為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羣應成群（古者諸侯朝天子鄉執鵰士執雉成羣言衆多也）平終（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寫紀謙言形像焉）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堅擅恣故俗遂適貴矯絜放言為高（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士有不談此者鄙夫牧豎已叫呼之矣（呼叫譏笑之也）故時政彌愆而其風愈往雖陳先生進退之節豈可度也擾於權變

不犯安於行故不離羣行成孚身而道訓天下也
必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數
於上而風俗清于下也
贊曰二李師淑陳君友皓歸韶就吏巖穴懷道大
方寓廣模我舜倫當是淵軌薄夫以淳既啓有辭顯績方承則慈繼壁（二方元方季方也）（旬叔八子皆以方為字見荀氏家傳也）

後漢書列傳卷五十二

宋 范曄 後漢書六十三

唐 章懷太子賢注

李固

子燮

杜喬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頂有脊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尚察俯古窮神知變每到大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郃子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為公也）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

廉辟司空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察孝廉公州辟茂才不應五府連辟皆辭以疾陽嘉二年詔公到舉敦樸之士備尉賈逵舉固也敦撲

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續漢書曰

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

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王者天地之子父天母地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

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

寶有山川史記

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

王道得則陰

有命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

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

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

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

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繫刑重蔡何能

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

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

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

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

殆殆危也

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

阿母王聖

因造

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

沛然寬廣之意

而論者猶

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

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

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

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勳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擅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国内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壁也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侍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親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詔除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司馬一人千石掌宿衛也開

陽城門候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無它功德初拜
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
補眞）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
將盡病也（板反也卒盡也癉病也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今陛下之
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
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宋均注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
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計斟酌元氣運平四時（春秋保
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五易威宋均注曰威則也
法也天皇斟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尚書出納
王命賦政四海（賦布也）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
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
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
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
敗剌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
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卬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
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
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
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
者也猶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閒隙一開則
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
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

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自司馬遷爲大史令紹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紬音抽招會羣
儒引問失得指摘變象以求其意有中理即
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
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
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
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
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
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
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
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
直因許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
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
乃得拜議郎出爲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
漢中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杜門不交
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
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
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
父以開義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
為其與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爲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褒賞義貶無駭以閉
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帥師入極公羊傳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夫義路開

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時任伯榮樊豐之屬伯榮王聖女也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涸窮路以魚為喻也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為昭儀真寵成帝貴人曹偉能等生皇子皆殺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毋自乳養無委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

省垂則萬方而新營宮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次雲起貌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祇敬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威也書曰皇天無親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月者大臣之體也前書李尋上疏曰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易曹爻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史記蔡澤謂范雎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也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是以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全名養壽見天地之心

無有怵迫之憂（爲利所誘怵迫於憂勤也怵音恤律反或音黜）誠令王綰一蹔
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昔
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
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
堯化天下全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
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倪倪然耕
不顧亦見呂氏春秋）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
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謂蠭
輒也）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不能用永和中荆州
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
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
斂其財寶數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
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
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懼歲賜等懼罪遂共重賂
大將軍梁冀冀爲于里移檄（言移一日行千里檄之急也）而固持之
愈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
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
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
皆頓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
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
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
列名臣秦使懽然遂爲寢兵（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之

而自君西面之[illegible]曰[illegible]百[illegible]實[illegible]
方在此守封疆辭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
此懷霸王之餘義猶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国所觀使反言
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国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
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對曰未
嘗爲寶也楚人有覩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
以序百物此楚国之寶也若夫古志白珩
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魏文侯師卜子夏
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墓後競至名過齊桓秦人
不敢闚兵於西河斯善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
子夏過段干木
閭未嘗不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
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国人稱仁上下和合未
可圖也事見史記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
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
稽山陰人少爲諸生博極群藝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
後徵拜議郎數陳灾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太守
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
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
在職雖無奇卓鈇刃惕慘寧志在憂國臣前在荊
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
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
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又歷議郎
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隆高也崇重也光祿
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
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勑令起又爲
陳留楊倫倫見儒林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暉陳國何臨臨字

子陵肥之子爲平原
太守見百家譜也
清河房植等植見黨人篇也是日有詔徵
八使案察天下多所舉以固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
爲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
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
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
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
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
光祿勳劉寬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
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槃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

於是下詔諸州勃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
惠者免所居官甘陵相滕延汝陰令黃浮下邳
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録尚書事明年帝崩梁
太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
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
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
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於沙丘徐廣曰趙有沙亭在鉅鹿地
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丞相
李斯爲始皇謀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獨胡亥
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爲太子
楚漢並起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

祕遂有孫程拏刃之事（江京劉安等坐省門下程等斬京安等立順帝也）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詭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也）成鄧閻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殤帝時誕育百餘日二歲而崩又立安帝時年十餘歲閻太后立北鄉侯其年薨又微諸三子疑擇立之也）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爲質帝時沖帝將北十山陵固乃議曰今虜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莊陵制度（康陵殤帝陵也）其於役費三分於憲陵塋內依康陵

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簡所臣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書曰粤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也）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鼎（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鼎玉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衣也雲母坐弗處也食土簋啜土刑弗嘗也淫泆之樂弗聽也宮垣一室屋弗壁色也樵梠桷弗斲也茅茨弗翦也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弗飽也）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聿述也詩大雅曰）

王丞哉通追來孝言文三
能遂追王季勤孝之行也
邪離閒近戚自隆支當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
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賄賂或子壻譽勳
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吏
慕求好馬臨窓呈試出入踰侈輜軿晞曰大行在
人就取玉箸搔頭白此宮人搔頭皆用玉
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
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
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
台輔之位實和陰陽旋機不平寇賊姦軌書曰玉衡
公齊七政孔安国注曰政美王也機衡也下有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
也又曰寇賊姦軌注曰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内曰軌
則責在太尉續漢志曰太尉掌四方兵事功
課歲盡則奏殿最而行賞罰也固受任之後東
南跋扈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毛兒等攻燒城邑廣陵賊張
嬰等攻殺江都長九江廣陵是荆揚之地故
云兩州也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
苛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没有誹謗之說夫子聚
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豐事合誅
辟據吳祐傳此章焉融之詞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
聽得免冀怠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
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
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遂飲

側日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因伏尸號哭推
侍醫異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
廣司空趙戒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
侍衛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杖
誡嚴還南陽太守納豪傑恤
者徵拜為尚書令出為河南尹轉
拜太常永和六年 拜司空也
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攬統萬機明將軍
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閒國祚三絕順帝崩
一年出崩質帝
帝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愍將軍
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以慰海內之情眷眷獨有懷
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

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
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
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
昌邑之立氏昏亂日滋霍光憂惶發憤悔之折骨 昌邑
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昭帝崩霍光立之 自非博陸忠勇 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取
其善名無此縣也
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 羣吉皆驚
愕失色大司農田延年前離席案劒曰今日之議不得按連霍后
後應者臣請劒斬之於是廢立遂定 至尊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
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
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循以為

清河王蒜明德著聞父冤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
蠡吾侯志當取異姝時在京師異欲立之衆論既
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未有別理而易奪之中常侍曹
騰等聞而夜往說異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
攝萬機寶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
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
也異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異意氣凶凶而言辭
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
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異厲聲曰罷會昌
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異異愈激怒
乃說大后先策免固音古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
餘甘陵劉文硯郡劉鯈等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
此誣固與文鯈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
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鑽
詣闕通訴字林曰鈇鎖也鑽音質攢音竹心反
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
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固臨終
亲棺二千幅巾殯於本郡驛舍之地
不得還墓塋汚先公北域見謝承書也
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
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祚
何圖一朝梁氏

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承衰微
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安復何言
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大復何言
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兹
於鄴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便師長哀宏記曰基字憲
宮亡歸巴漢南鄭趙子賤爲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
與杜遇之甚寬二子試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脫子賤性法勅
吏驗實就殺之小子煚得脫亡命臯乃封廣戒而露固尸
於四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璞注曰交通四出者也今有敢臨者加其罪固
弟子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字恒直鄧陵人也年始成童成童十五也禮記曰十
五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音諷所上章也鉞音越斧也著右袪
缺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亮往臨哭陳辭於
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面凶頭門外有萬壽亭
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造無端鄉曹
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十試有司十非但生者猶
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稟義之所勁豈知性命何爲
以死相懼亮長歎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
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跼曲也蹐累足也言天高而
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也亦往哭固
而殉尸不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世字季殊人也少
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黃班太學宗事李固守高行

澤畔悲衣疏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校尉
天子驛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一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
收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二人由此
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
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非歎
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
授弟子潁川牡訪汝南鄭遂河南趙承等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
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
懿字德公初固既策罷能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
里時懿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
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李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
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太公謂祖父郃也密與二兄

謀豫藏匿懿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
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
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六尺謂年十五以下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懿乘江
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謝承書曰懿遠適身於北
海處託命勝答家以得免與此不同而成責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
懿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懿懿專精
經學十餘年閒梁冀異既誅而灾青屢見明年史官
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
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懿乃以本末告酒家酒

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貴
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
朝廷傾亂梁冀肆虐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
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愼無一
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
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空燮以禮葬之感復舊
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
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
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賴川荀爽賈彪
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兼交二子情無適莫世雖

其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
是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
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宜
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
歸藩燮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
道被誅乃拜燮為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
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歲以貨賂為官詔書徵
横發錢三億以實西園事見宦者傳燮上書陳諫辭義
深切帝乃止先是賴川頴邵詔附衆姦為鄭令有
罔歲生得罪於姦工奔郡郡為納而匿以告姦

捕殺之邵當還為郡守會母亡召拜議郎
辛投車於溝中答捶劇下大署帛於其背白謂責
責友負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憂在
職二年卒時人感其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續漢書曰累祖吏二千石喬少好李治滑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
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
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
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
汜宮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
梁冀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
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
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
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
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未詳闇
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功之紱（紱蒼恩篇紱紱也）
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
善失其望姦回不詰惡為悪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

廉畏班爵位而物無勸易林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資斧利也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

奏不省益州刺史种暠高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

喬不肯與冀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

年代胡廣爲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故事鴨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束馬一依舊典又冀屬喬

奪沇宮爲尚書喬以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

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

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回邪也撓曲也由是海內歎息朝

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衡左悺等

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

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也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

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

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續漢書曰喬嵩

生耿伯嘗與鮪同止冀諷吏執鮪爲喬門生帝愈怒使人脅喬曰卓從宜妻

子可得全從宜令其自盡也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

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

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陽
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爲貢
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蟻積十二日都官從事
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鉄鑽詣闕
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送
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
黃大澤教授門徒補顓長顓今徐州豚也吾機政有異績遷乎
原令時國相徐崇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
託疾牧豕云袁山松書莊一名章字叔康也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弘大也言非一塗也立言踐行

[illegible]必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將以定去就之
孝與忠生生死之義須得其所夫專爲義則傷生
義譬違也專爲物則害智爲物則役智故爲害專爲己則損仁若
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七以
殘閹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盡而死之則有殺身以成仁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
爲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爲求生以害仁也論語無求生以害仁
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貌也易曰確乎其

可拔論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 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 觀其發正辭又所遺梁鴻書雖機失謀乖猶懇懇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贊曰孝杜司職朋心合力 朋猶同也 致主文宣抗情伊稷 伊尹后稷也 道亡時晦終離罔極 離被也 曰讒人罔極 炎同趙孤趙同祖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五年後景公聽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 載弦直 載行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三

列傳第五十四 范曄 後漢書六十四

吳祐 延篤

史弼

趙岐 盧植

吳祐字季英 祐音又續 漢書作佑 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 恢或作惋音徒濫反 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 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也 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 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

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為審矣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希望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徼要也音工堯及前書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伏其倫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季札也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檐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續漢書曰年四十餘乃為郡吏也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陳留耆舊傳曰大守冷宏召補文學宏見異之擢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詣移時乃結友而別祖道之禮封土為載壇路祈也周禮大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祀軷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菊棘柏為神主祭之以車轢軷而去喻無險難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謝承書曰大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幷曰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東夏東方也尚書曰尹茲東夏官至

酒泉太守（河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襲剛騫人也年二十二爲郡郵曹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德政有棠棣頌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曰敎署主簿也）祐政唯仁簡（爲父市單衣）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懇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毋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毋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毋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今若背親逞忿若汝也逞快也）曰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在手曰械）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毋曰負毋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寫兒父讎

君因投縲而死請以縲為縲紲也縲音胡大反 祐在膠東九年
耆舊傳曰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牋檄之教在膠東書不入京師也 遷齊相大將軍梁
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
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祐因謂
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
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
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
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
子愷新息令鳳子焉嗣陽侯相 鯛陽縣屬蜀汝南郡音紂 皆有名於世 陳留耆舊傳曰鳳字君雅焉字子高

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也 犨音昌酋反故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也 少從潁
川唐溪典受左氏傳 先賢行狀曰篤從鄉人唐溪典受左氏傳無紙書染典通曰吳大槩王奔發封堂豁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也 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 先賢行狀曰篤以戲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粮盡還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曰嗟乎延生雖復增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又從馬融受業博通
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
為平陽侯相到官表龍其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
後於畎畝之間 前書龍其遂山陽南平陽人為劇海太守南平陽故城今兗州鄒縣以師
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以博士徵拜議
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

事篤詭辭密對 穀梁傳曰故士造辭而言謀 辭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
依典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
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
先是陳留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
曰前有趙張三王 前書趙廣漢張敞王尊王駿俱爲京兆尹也 後有邊延二
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冀遣
牛死入膽中如鷄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癎除邪逐鬼 使
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 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
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
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
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
證篤乃論之曰觀夫仁孝之辭 辯爭也 紛然異端互
引典文代取事據 代更也 可謂篤論矣 篤厚也 夫人二
致同源總率百行 二致仁孝也易繫詞曰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也 非復銖兩
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 較猶略也 體
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
事親則德歸於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
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
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
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

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蕃植扶疏濛華紛縟（說文曰縟繁縟飾也）未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四體謂手足也）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左氏傳趙簡子問子太叔何謂禮對曰問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明因地之性孔子取為孝經之詞也）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載有若之詞也）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也魯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

乎言無幾然言出於口而成於心也言出於口而成於心則言之無幾然不得不慎也言出於口而成於心則言之無幾然不得不慎也言出於口而成於心則言之無幾然不得不慎

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沐
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嘗
昧爽櫛栉坐於客堂孔安國注尚書曰昧冒也爽明也朝則誦羲文之
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周公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夕則消搖
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也夕則消搖
內階詠詩南軒楚詞高堂遼宇鏤檻曲軒王逸注云軒樓板也百家衆氏投閒
言誦經典之餘投射閒隙而翫百氏也洋洋乎其盈耳也洋洋美也論語曰洋
洋乎盈耳哉渙爛兮其溢目也煥爛文貌也紛紛欣欣兮其
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宋玉賦曰方地爲輿圓天爲蓋也
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
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五弦之樂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所造也史記荊軻至燕日與屠狗者及高漸離飲酒酣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无人
有項有杜史記荊軻至燕日與屠狗者及高漸離飲酒酣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无人
知暴甫事見逸人傳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東脩已
來東脩謂束帶脩飾鄭玄論語注曰謂年十五已上也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
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詞之文也從
此而殺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色媿曰赧音女板反如此而
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
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拔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

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卓而死篤有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焉）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爲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訊問也孟子曰客難之類）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侯辯至尚書郡守（續漢書曰敞爲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弼少篤學兼徒數百仕州郡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爲郡功曹承前大守宋訢守埽迹還縣高名由此而興）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忿必懲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忿甘昭（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遂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也）孝王（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景帝嘗與王宴太后前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安盎諫不許遂令人刺殺也）而二弟階寵終用敦慢交周有楊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悝憑至親之屬階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快也謂被髮拄不使之人也左傳曰率羣不逞之人剽音匹妙反）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輕行（賓行也）有虛言無子或謂之弄臣必有美勝伍被之邪（前書羊勝伍被說淮南王反事）

隋王諶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陰於友誅也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陰於
于不忍遏絕友親也尚書曰恐遂滋蔓爲害彌大
蔓延也左氏傳無使滋蔓蔓難圖也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淸
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定罪定乃
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若如是則聖
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評
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衛非常而妄
知藩國子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
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果坐逆謀貶爲瘦
陶王弼遷尚書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朝黨鉤黨
相連也
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
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切急也却退也駭怪掾史從事坐傳
責曰續漢志每州皆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舍也音知惡反坐傳舍召弼而責
人盲意狠愎憯青州六郡其五有黨青州所管也青州在
齊国臨淄見漢官儀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相帝為濟南樂安齊国東萊平原北海六郡
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左植有名當
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轉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
部見黨人篇序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
畫界分境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
土之宜而布其利也水土異齊風俗
不同前書曰凡人禀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
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无常隨君上之情欲
故謂之俗也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秉筆司

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可
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
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
奉肴扶用反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特挫抑彊豪其小
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
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刺斷絕書屬屬之欲反
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賑稅積
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
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
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

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
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校尉劾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
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間大言於道
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
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
風也荼苦菜也昔人刎頸九死不
悔刎割也楚詞亦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
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守闕訟冤者數千人或
毀壞形服詐爲家僮贍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棄
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郡邸若今之寺邸也行賂於侯覽得減
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

君無乃嶢乎陶丘洪曰青州先賢傳曰郭子林王
廉不行辟大尉府仟三十卒昔文王牖里閎散懷金
人也清達博辯文冠當代李善
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閎夭學于呂尚尚知三人
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鎰與宜生令求諸物與
紂史記曰閎夭之徒乃求有莘美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
它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獻之於紂紂大說乃赦之也史弼遭
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竟歸罔
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
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
光和中出為彭城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先賢行狀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
直吳季英視人畏傷發言忿忿忿忿猶仍也似夫懦者
而懷憤激揚折讎權枉又何非也仁以矜物義以
退身君子哉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語曰活千人者子孫必
封前書王翁孺曰聞活千人者有封封孫吾所活者千人世其興乎史弼頗嚴吏頗頗猶上下也
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左傳哲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亦未可論也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
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
守章句融外戚豪家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多列女倡歌舞於
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

閉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
能歛衽一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
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聲
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婺有不恤緯之事左傳曰范
獻子曰人
亦有言婺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杜
預注曰婺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也漆室有倚楹
之戚琴操曰魯漆室女倚柱悲吟而嘯隣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
問之曰有匪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
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焉逸跖吾園
葵使吾終年不厭菜吾西隣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漏水出使吾
兄溺死終身無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国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
懷結而為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擇家
而弦歌以女貞之辭自經而死憂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曰憂深思遠
用禮乃有克之遺風焉夫
士立爭友義貴切磋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
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言曰琢玉曰
相規誡如骨象之見切磋書曰予采忘乎予之二心詩淑詞千
何匊養乎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毛萇注云匊養採薪者也
敢受其啓言哉無目曰瞽音直忍反今足下之於漢朝猶
且棄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
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前漢
曰仗天下戴目而聽也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
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
均則決之卜筮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王后無嫡則
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古之制也今同
示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
功以為己力乎叨貪也左傳曰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也宜辭大賞以全身

名又比世祚不競（競也）仍外來嗣可謂危矣方未寧盜賊伺隙動禍（動制海也禍石山也）特多亟監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公子比奔晉王立子比子也靈王立子比奔晉靈王走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子比乃自殺王子朝周景王之庶二景王辛子猛立尹氏立子朝奪猛位也）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以樹爲植也謂京師爲幹四方爲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從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爲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蠭反（蠭音峯）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蠭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詁事也言解其事意）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穴猶糾曲也）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粗謬（粗粟不成諭言義之乖僻也）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繕善也言家貧不能善寫而上也）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爲名前書謂文字爲小學也）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

興子敬也自有傳左傳曰
郡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
其與春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須而成也前書云河圖
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
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
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部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
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別於外也帝以非
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
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朓王
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朓者月行速在日前故早見劉
向以為君舒緩則臣嬌慢故日行遲而月行速也此

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
時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是平君
不舉避移時杜預注曰過正寢過日食時也言其相掩不
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已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
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
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
皆陽失陰侵消德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
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宥之也三曰節飾防禦疫癘之氣四曰
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孝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
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
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肯回

枉回邪也 禦寇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髓橫尸不
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勑收拾以安遊魂
后以王甫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赦也
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
使給足以防未然脩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
鄭玄之徒陳明洪範攘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
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
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唐
堯之法也 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希求也 遷舉之事
裁定主者敬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

蠲略細微蠲除也 帝不省十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
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副
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
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壍造
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
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
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
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
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
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

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
患固止之進不從忿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
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
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
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
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
也今先害天下震懼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
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詭詐也轘轅
縣氏縣東南北道在今洛州卓果使人追之到懼不交遂隱於上谷不交
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物

其子儉葬於土坑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
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
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凡涉鮮卑討柳城登白狼山也
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
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左傳曰仲
尼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
者之後宜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惡也長惡惡也知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
為之諱也亟遣丞掾除其墳墓亟急也存其子孫并致
薄酹酹祭酹也音濃沃反稱仕魏至侍中吏部尚書時舉中書郎郭曰得其人與不在廬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為餅不可啖對啖對曰名不足以致食

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
敎慕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 論語曰歲寒然後
知松柏之後凋也 危亂而見
貞良之節 老子曰国家
昏亂有忠臣 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蠢蠢
起懷雷霆駭耳雖貴育荆諸之倫 孟賁烏獲力者也
豫人荆荆軻
也諸專諸也 未有不究豫奪常者也 究人行貌也音泫
也奪謂易其
常分者也 當植抽白刃嚴閤之下追帝河津之間
排戈刃赴戎折 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
傳曰戎者兵甲器杖之名也 豈先計哉君子
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孔子曰君
子無終食
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馬融注云造
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 初名嘉生於御史舍
因字臺卿 以其祖爲御史
故生於臺也 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
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 風馬融兄女融
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 兄三輔決録注曰融
兄子融嘗至岐家多從賓與從妹宴飲作樂曰夕乃出過問趙處
士所在岐亦厲節不以妹嘗之改志於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
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決録注曰融
其門也岐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一往造之賤融如此 仕州郡
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 蓐
蓐也聲類
曰蓐褥薦也 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勑兄子曰大丈夫
生世遑遑無算其山之操 易曰遑遑欲往貌也音泫
之義避內而之外者也箕山許由所隱
處也 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負
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字志然

詩命也柰何其後疾癘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
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
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
皮氏長（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汾縁曰岐爲長抑彊討姦大興學校也）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官官
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
唐衡兄珍爲京兆虎牙都尉（珍音玄）郡人以珍進不
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龍（袭）又數爲眾議珍深毒
恨（汲錄注龔字元嗣先是杜伯慶崔子玉以工草書稱于前代龔
踰羅暉拙書見重於張伯英頗自秘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
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延熹元年珍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

與從子戩逃避之珍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
盡殺之（汲錄注曰岐長兄槃官至青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
無忌字世卿部河東從事爲珍所殺戩音翦）岐遂逃
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於海
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
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
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
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闕門百口勢能相濟
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
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
中數年岐作尸虫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

乃出三府閒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皮擢拜并州刺史皮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決錄注曰是時綱紀不攝閹豎專權皮擬前代連踪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皮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敢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隴西郡）皮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爲帥皮詭辭得免展轉還長安（決錄注曰皮還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

（卷末草中十二日不食也）及獻帝西都者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皮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皮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皮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皮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皮期會洛陽奉迎車駕皮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皮會帝當還洛陽先遣儒將軍董承修理宮室皮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

有荆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豐登
兵人差全歧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
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
心同力共翼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
歧使荆州督租糧歧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
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尚亦寓於表表不
爲禮歧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歧
以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光禄
勳荀爽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歧爲太常
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壽藏謂墓也
稱壽者取其

壽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之
類家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圖季扎子產晏嬰叔向
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贊頌勑其子
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
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歧多所述作著孟
子章句三輔決録傳於時決録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
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國也其
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埶遊權涇利是以不
才生於西土目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制心能識
而觀其賢愚常以立冬婆黄髮之士姓立名明字子貞與余寤言
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敘之近從建武以來暨
于斯今其人既士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録矣
楚賈曰吳翁温愛義干剛烈謂以義干梁冀爭李固也延史字人風
和恩結梁使顯刑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

師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相承本作縫義亦通

卿出疆專命朝威

疆界也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四